

→→这是我人生中第一封情书，我激情洋溢，用尽我肚子里全部赞美的词儿来赞美美娥，来歌唱我俩的爱情。

【过去时】

●去年夏天我胃出血，住进了医院。医生规定我这几天什么都不能吃，包括喝水。

每天就躺在病床上，看着输液瓶在慢慢地滴着药水，时间就如煎熬般地一秒秒过去。突然我闻到了一股饭菜香味，诱惑着我寻香找人，我看见了一位女人，她端着饭盒坐在我隔壁的病床津津有味地吃着。

我强压着自己的口水，安慰着我的胃，用鼻子分享她的美味。这时，我听见了一个带有浓重的东北口音的女人在和病床上的老人说着话：“您想吃点什么？”

老人用含糊不清的声音对她说：“我想回养老院。”
“等您老身体好了，就可以回去了。”女人的声音很响亮，尖尖的，仿佛在哪里听过。

于是，我侧着身体去看她了。原来，这个东北女人是老人的护工，是在养老院照顾他的，前几天老人吃东西不消化，就送进了医院治疗。

我再仔细看她，虽然看上去年龄也有60多岁了，但她眉清目秀，白晰的面孔，五官端正。当我俩的目光对视时，她看了我一眼，我只觉得这眼神的熟悉，一个清晰的影子出现在我的眼前。

难道她就是美娥？当我再仔细去看她时，她却侧着身子，背对着我。于是，我就躺在病床上，想起了四十多年前的事。

我是老三届知青，为响应国家号召去了黑龙江农场。刚到那里，冰天雪地，手伸出来就冻得不能动弹。我们住的茅草屋，风直往里灌。于是，就用一桶水浇在草堆上，让风吹水成冰，堵塞洞口。

我们是南方人，非常适应不了东北的严寒。但从哈尔滨来的知青，他们每天唱歌，诗歌朗诵，把个农场搞得热火朝天。

因为，我能写一手好字，农场领导就安排我去出黑板报，出黑板报属于场部宣传部的，我就不下地干农活了。

场部有一个卫生站，美娥就是这个卫生站的卫生员，她会打针，给人量血压，但更多的是给人包扎伤口，特别是上海知青不适应东北的气候，手脚都有冻疮。

我也生了冻疮，双手和双脚没有一个是好地方。有时候，手肿得连粉笔都拿不住，我就去卫生站贴药膏。每次为我换药的是美娥。美娥的个子高高的，梳着两根长长的辫子，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，看人时，眼睫毛扑闪着，十分讨人喜欢。

她每次看见我去换药膏，就会为我冲一杯热乎乎的开水，端到我手上。几次下来，我被她吸引了，喜欢她那副甜美宁静的美和女人的温柔。好像我俩都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的样子，她看我的眼神也渐渐地变化着。

转眼，春节来了，我们都要回家去探亲，美娥回哈尔滨，我回上海。大家都在准备着回家。那天晚上，我突然肚子剧烈疼痛，疼得我直冒虚汗。于是，宿舍里的人把我送到场部的卫生站。

这天晚上正好是美娥值班，她让我躺在观察床上，并用双手不停地摩擦着，让她的小手温暖起来后就伸进了我的腹部检查。她确认我是急性肠胃炎，马上要打针。可场部的卫生站没有我治疗的药，美娥就连夜赶到县城的大医院为我调来了药。

对症下药后，我渐渐地恢复了元气。而这几天，美娥就天天在我病床边认真护理，端药喂汤，无微不至。当那天，她把药端到我面前时，我看看周围没有人，就一把拉着了她的手，美娥也没有拒绝，只是冲着我微微一笑。我就顺手在她的手上亲了一下。

美娥收回了她的手，用嗔怪的口气对我说：“好好养病。”
我却笑了，我知道，我喜欢上了美娥，她也喜欢我。

等我病好了，我就准备回上海过年了，临走时，我要为场部出满几期的黑板报，让留守在场部的知青感觉到领导对他们的关心。当我知道留守场部的人员中还有美娥时，我就在黑板报上画了一个穿着白色大衣的天使，梳着两根长辫子，那神态和面容，让人一看就知道画的是美娥。

●我赶上了回上海的火车，但我却想念起了美娥，她的一笑一颦一直现出在我的脑海里，我觉得自己离不开她了，于是，就在摇晃的火车厢里，我趴在地上，在膝盖上为美娥写起了信。这是我人生中第一封情书，我激情洋溢，用尽我肚子里全部赞美的词儿来赞美美娥，来歌唱我俩的爱情。我说她是天上派来慰藉我在东北一个孤独心灵的天使，是我梦中的女神，是我一生至爱的女人，我此生非她不娶，并对她说：等我回来，等到明年的春节，我一定带你回上海见我的父母，我要娶你做我的妻子。

我把信折成一个心型，在火车到了下一站时，我跳下火车，在小卖部买了一张邮票，把信寄了出去。

那时候坐火车到上海要几天几夜，等我披着一身的疲惫回到上海，敲开我家门时，我突然感到家里有一股异常的现象，房里的灯光微暗，母亲坐在灯下独自无言，看见我走了进去，也没有什么反应。父亲却躺在床上，无精打采。我站在他们面前，轻轻地叫了一声：爸爸妈妈，父亲这才从床上起来，他什么话也没有说，就抽起了烟。

母亲看见了我，就一下子哭了起来，从哭诉中，我知道我的哥哥去世了。哥哥是六五届的初中生，毕业后就进了铁道部工作，在火车上做服务员。就在前几天，铁路运输高峰时，哥哥在维持秩序时，被人从火车上挤了下来。那时候火车也启动了，哥哥就惨死在火车轮下，他才22岁呀。

我顿时哭倒在哥哥的遗像前，我们家就我们兄弟俩，如今哥哥去世了，家里就剩下了我这个儿子。于是，铁道部同意将我黑龙江农场调回上海顶替哥哥的工作。

说实话，回上海工作是我朝思暮想的事情，何况是进铁路局。可我万万没有想到我是以这样伤心的方式调回上海的。

春节还没有过完，我就急忙忙地回到了农场，我把自己要调回上海的一切手续都带到了那里，同时，我也见了美娥。

美娥还不知道我要调回上海的事，她见到我，只是羞涩地看了我一眼，立刻为我端上了一杯热茶。看见美娥，我一时不知道和她说什么。

她什么也不说，只是从抽屉里拿出了一副棉手套，对我说：这是我为你做的。还问我胃好吗？叫我别吃冷东西，胃这个东西一定要保暖的。

我就问她：“给你的信收到了吗？”
美娥冲着我点了点头，我望着她，我想告诉她，这次回农场，我是来向她告别的。可看她见到我一副高兴的样子，我就欲语又止。

美娥对我说：“明年，春节时，去我们哈尔滨过年。”
我就对她说：“明年，我带你去上海。”

美娥就笑了笑。我不忍心要把自己离开农场的事告诉她，我们就坐在一



情事 倾诉与聆听，城市人的情感故事。
请勿对号入座。
插图：施植民 组合II
我记忆中的初恋故事

口述/老林 整理/草千里

相见不如不见

起煨着火炉，听她讲她家里的事情，她说她家有四个弟弟，她是家里的老大，祖籍是山东人，山东人喜欢给女儿取名字中带娥呀，纓呀，所以她的名字叫美娥。

我也告诉她，我家是兄弟俩人，刚说到我哥哥，我就鼻子一阵发酸，喉咙就哽咽起来。美娥以为我是感冒了，就伸出手来摸我的额头，她的手一接触到我的皮肤，我就浑身打了个哆嗦，不由得把美娥抱住了。

美娥温顺地躺在我的怀里，我们亲热着，我听到了她急促的呼吸声和剧烈的心跳……

我在心里暗暗地对美娥说：“我一定娶你做我的老婆。”

但一想到自己就要离开农场了，心里总是觉得要舍去什么东西一样。于是，我就用试探性的口气问美娥：如果有一天，你突然看不到我了，你会怎么样？

美娥说：“你就是走到天涯海角我都会跟着你。”

我听了好感动，于是我俩就拥抱得更紧了。

我在农场的手续都办完了，该回上海了。我正在想着用什么方式向美娥讲明我回上海的事情时，美娥却突然接到场部通知，让她去哈尔滨市第一人民医院学习。

在我还没有走时，美娥却回哈尔滨了。我想，等我回到上海时，等我在上海安定了，再给她写信。

我在上海顶替了我哥的工作，刚开始我也在火车上做服务员，可做了一段时间后，上海铁路段知道我能够写宣传字，就把我调到了上海机务段，在火车沿道上写宣传口号。

工作安顿下来了，我就想给美娥写信，可我一连写了好几封信，犹如石沉大海，美娥没有给我回信。但我总是忘不了她，甚至在梦中都梦见她为我包扎手指和为我端茶水。

我不知道美娥为什么不给我回信，于是，就写信给在农场里的上海朋友，我这才知道，美娥去了哈尔滨市医院学习后，回来就调到了总部医院做了护士长。

我就给总部医院写信，也没有得到美娥的回音。

我就在等，我想美娥只要知道我的消息，她就会给我回信的。

渐渐地，时间就在等待中过去了八年，我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。因为家里就剩下我这个儿子，传宗接代还是我父母的观念，在家人的撮合下，我和同样从黑龙江回沪的知青小艳结婚了。

●我一直在想，随着大批知青回城，美娥也会回到哈尔滨的，她也该结婚了。

我在心里安慰自己，也对自己当时突然回上海，没有告诉她回城的原因，找着各种解释。岁月就在我每天忙碌工作中又过去了三十多年。

今年，因为我劳累过度，老胃病又发了，但我没有注意，就胃出血了，住进了医院。

病床边上这个带有东北口音的女人，让我想起了自己年轻时的爱人——美娥。

我就让自己坐了起来，我想再看看这个女人。

她也回过头来看我了，当我再仔细看她时，她的那双眼眶里却滚动着泪珠，她用颤抖的声音问我：“你会写宣传标语吗？你去过黑龙江吗？”

她真的是美娥！我看见了她那双眼睛，只是眼睛的四周布满了皱纹。

我问她，你是怎么到上海的？到了上海又为什么不来找我呢？

美娥的神态显然有点激动，她告诉我，她到上海已经好多年了，一直在一家养老院做护工。

原来，美娥那年去哈尔滨市医院学习结束后，就被分配到了总部医院做了名护士长。在一次护理病人时，总部的政治部主任看上了她，就拼命地追求她。

可美娥一直在等我的消息，也回过农场去找过我。当她知道我已经调回了上海，并且没有告诉她时，她一气之下就嫁给了这个主任。

刚结婚时，她的生活过得也不错，毕竟是主任的夫

人，很快入了党，成了一名医院的干部。可好景不长，主任得了肝癌。

在这段时间内，美娥每日每夜守护在他的身边。主任知道美娥心里喜欢的是谁，于是，在他弥留之时对美娥说：我死后你就去找他吧，但孩子还是姓我的姓。

美娥哭得肝胆欲裂，她答应主任，会好好生活下去的。

主任死后，美娥的生活一下子发生了很大变化，由于主任在世时，得罪了很多人，这些人就把怨恨发泄在了美娥身上，处处给美娥小鞋穿。

美娥也是个要强的人，于是，她就辞职，自己做起了小生意。可生意也难做，好几次都亏了个血本无归。

这时候，一个在总部医院和她很要好的上海女知青回农场探望，碰到了美娥，知道了美娥不幸的遭遇，就邀请她来上海养老院工作。美娥欣然接受了这份工作，一是，她本来就是护士出身，二是，她从来没有来过上海，但上海在她心目中是个很重要的地方。

当美娥的女友知道了她曾经有过的爱恋时，就问她，想不想去见初恋情人？美娥摇了摇头，她说，都已经过去了，见了又怎么样呢？自己是个寡妇了，人家说不定婚姻生活很幸福呢。

●我听了美娥的叙述后，一时不知道说什么。真的，多少年了，我一直在想能重再见美娥一次，但我一直没有时间回黑龙江，我也托人打听过美娥的下落，都没有一个确实的消息。如今，美娥活生生地站在我面前，却生活得并不幸福。

我知道，美娥一向是高傲的，可如今为了生活，却在为人端屎端尿。但美娥不以为然，她说自己喜欢这个工作。

正说着时，我突然要上厕所了，美娥就过来扶我起床，她的手势十分熟练，动作也到位。我想这是她多年工作的经验呀。

在后来的几天里，我的心情一直不能平静。真的，如果美娥生活得很好，我也安心了，可她生活得并不好，她唯一的女儿也嫁人了，但也不常来照顾她，我想她肯定缺钱才来上海做护工的。

过了几天，美娥对我说：我要回养老院了。

我就把自己的手机号告诉了她，我说等我恢复了健康会去养老院看你的。

美娥淡淡一笑，接过了我的手机号，然后为老人整理起了行李。

一个星期后，我也出院了，我根据美娥讲的那家养老院找到了美娥。

我请美娥在附近一家饭店吃饭，我对她说，如果有什么需要我可以帮她。美娥说，不用了，过几天她也要回哈尔滨了。

我问她怎么突然想回去了？美娥低着头，沉默了一会儿说道：我曾多次想要见你，设想过我们见面场合，可没有想到我们是在医院里碰上了。我觉得自己很平静，原来时间是可以忘记一切的。

美娥走了，我去车站送她，并给了她一个信封，信封里我放进了一万元钱。算是我对她的一片心意。美娥却对我说，没见你时，想见你，见了却觉得相见不如不见。

我一听，顿时无言以对。只怪当时我没有直接和美娥讲明我要回上海的事情。可世上没有后悔药吃。

【现在时】

今年夏天，老林和过去农场里的知青又回到了农场，并且去了哈尔滨找美娥。老林根据场部提供的地址，在一间筒朴的房子里，看到了美娥。显然，美娥刚从外面回来，她背着大包小包的行李，全是日用品。老林一见心一酸，美娥为了生活又做起了小买卖。她却老志林说，她就是用我给她的的一万元钱做本钱，她说等赚钱了，就还给我。